



● 作者/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劉宗翰

中共軍事組織變革

China's Goldwater-Nichols? Assessing PLA Organizational Reforms

取材/2016年第3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s Quarterly*, 3rd Quarter/2016)

共軍近期所推動的全面組織改革，雖可視為類似於美國的高尼法案，但受限於各種內部因素影響，恐難在2020年以前看到此項改革之實質效果。



2011年7月12日，接受校閱的共軍第1兩棲機械化步兵師部隊。

(Source: DOD/Chad J. McNeeley)

近期，中共宣布一系列共軍組織結構的重大改革行動：包含重新改組中央軍委會、解散四大總部、成立新的軍種總部，以及設立五個新的戰區司令部，取代原有的七大軍區。這些改變是共軍機關、兵力結構及政策等朝向全面性轉型的一部分，預期將持續至2020年完成。中共領導人希望透過推

共軍現行編制基礎是仿照1950年代的蘇聯軍隊。(Source: REUTERS/達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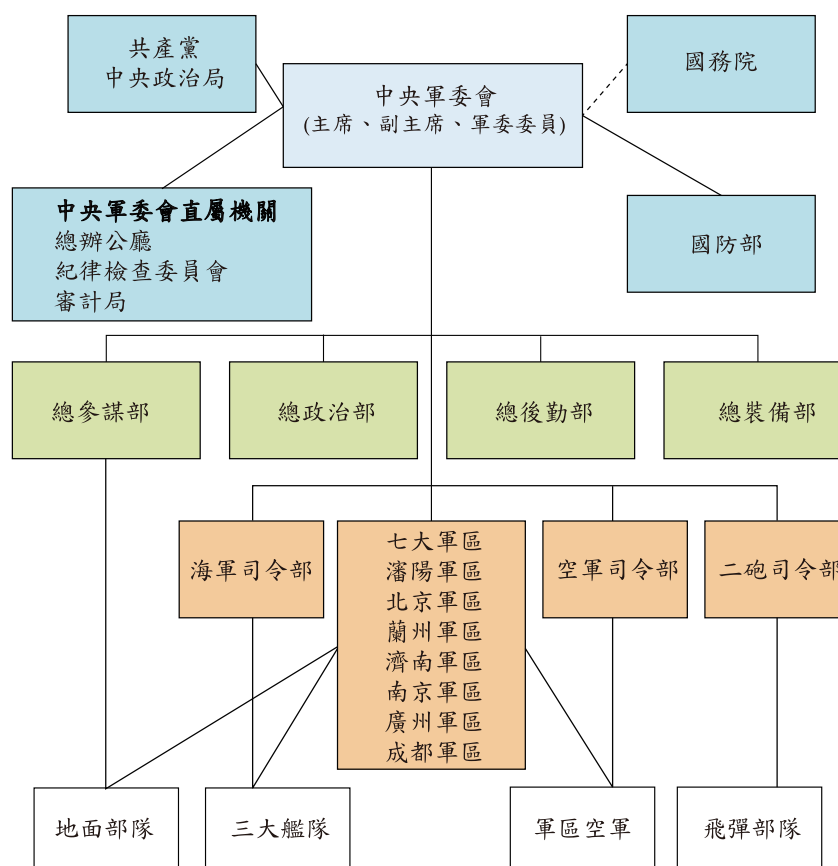
動上述改革，對這支已被外界認為貪腐問題日益嚴重的軍隊，加強中央政治控制，同時打造共軍成為具備可恃戰力的聯合作戰部隊。但除了既存的許多重大阻礙外，這些改革可能還要好幾年才能真正看出實際效果。

重大組織改革

在這次組織改革前，共軍現行編制係以1950年代初期習自蘇聯模式為基礎而建立。¹ 其三大骨幹包含：(1)三大軍種(陸、海、空軍)和二砲部隊(負責中共傳統與核武彈道飛彈的獨立部隊)；(2)四大總部(包含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以及(3)七個不同地區的大軍區，分別為：瀋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成都軍區和蘭州軍區，各軍區分別下轄各軍種所納編之部隊。中央軍委會指揮上述三大骨幹，並行使對共軍的最高指揮權。² 此一組織架構詳如圖1。

多年來，共軍僅針對這套體系進行漸進式改變。過去的改革包含調整大軍區體系(最近的一次是1985年)、成立新的總部

圖1 共軍改革前組織架構



(1998年成立總裝備部)，以及增編一個獨立軍種(1966年成立二砲部隊)。³ 但由於官僚體系對於更全面性改變的抗拒，共軍基本上仍是一支以地面部隊為核心的軍隊，僅能遂行單一軍種作戰。這種體系其中一項關鍵弱點就是過時的指揮管制架構，在平時真正掌握作戰指揮權的是各軍種，而非戰區司令

員。此種情況使共軍一直難以發展具備遂行現代聯合作戰能力的軍隊。

從2015年底到2016年初，中央軍委會主席及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宣布，將推動共軍自1949年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組織改造。這項改革包含針對共軍三大組織骨幹，推動以下各項改變(詳如圖2)。⁴



軍種改革。2015年12月31日，習近平對各軍種宣布三項變動：(1)成立國家與戰區層級的指揮機關，取代四大總部對地面部隊的集體領導與行政管理；(2)提升二砲部隊至正式軍種位階，並重新命名為「火箭軍」；(3)設立新的「戰略支援部隊」，其任務極可能包含所有「資訊領域」作戰行動，執行諸如太空戰、網路戰與電子戰活動等。⁵ 戰略支援部隊本身不是獨立軍種，而是類似過去二砲部隊的獨立部隊性質。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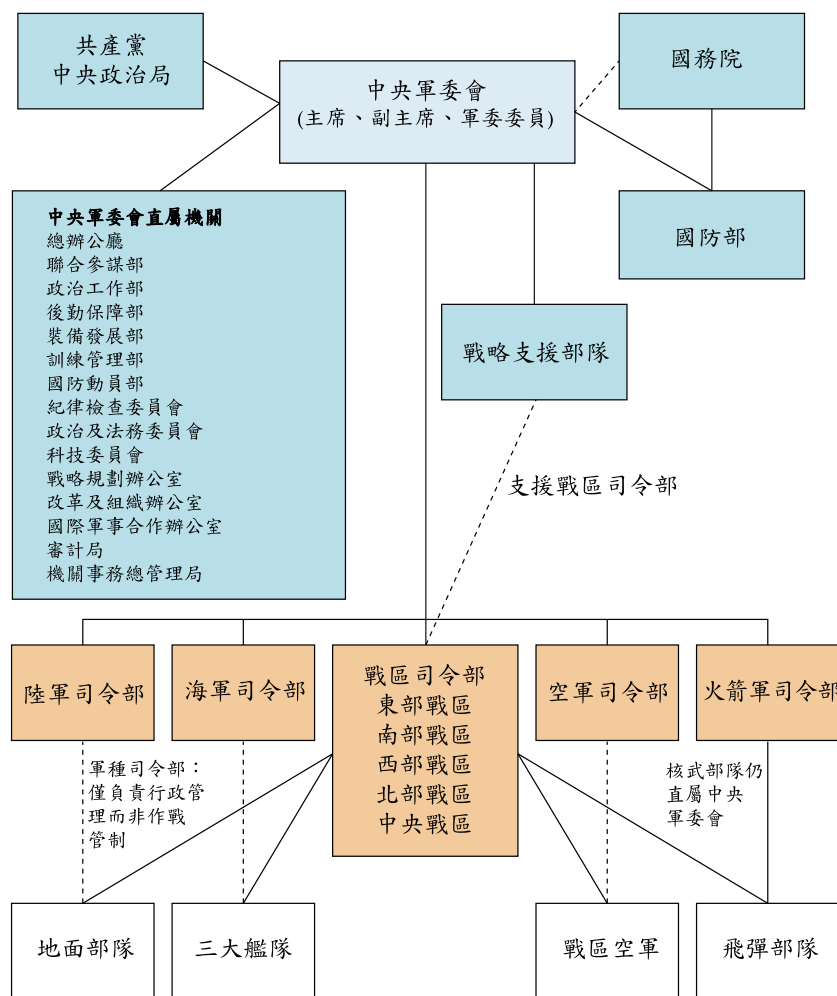
中央軍委會改革。2016年1月1日，習近平宣布四大總部將由中央軍委會新成立的15個直屬部、辦公廳和委員會所取代。總參謀部的廣泛職掌將分配到多個新的中央軍委會直屬部門。其指揮管制職掌將移交給新的「聯合參謀部」，其他原負責訓練、動員與戰略規劃的直屬機關，將成為直屬中央軍委會的一級單位。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分別改編為中央軍委會政治工作部、後勤支援部和裝備發展部。總政治部的執法職掌轉移給新成立的中央軍委會「政治及法務委員會」，而

其監督共軍內部共產黨紀律的工作，則轉移給擴編後的中央軍委會「紀律檢查委員會」。總裝備部原負責國防創新的「科技委員會」則改編為中央軍委會直屬單位。⁷

戰區改革。2016年2月1日，習近平宣布原有七大軍區將由五個新成立的戰區司令部所取

代，⁸ 依序為：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和中央戰區。⁹ 五大戰區的總部分別設於南京、廣州、成都、瀋陽和北京。¹⁰ 各戰區設置之目的，主要係因應不同地理區域之陸上與海上的潛在安全挑戰；例如，東部戰區司令部負責臺灣海峽與東海地區，而南部戰區司令

圖2 共軍改革後的組織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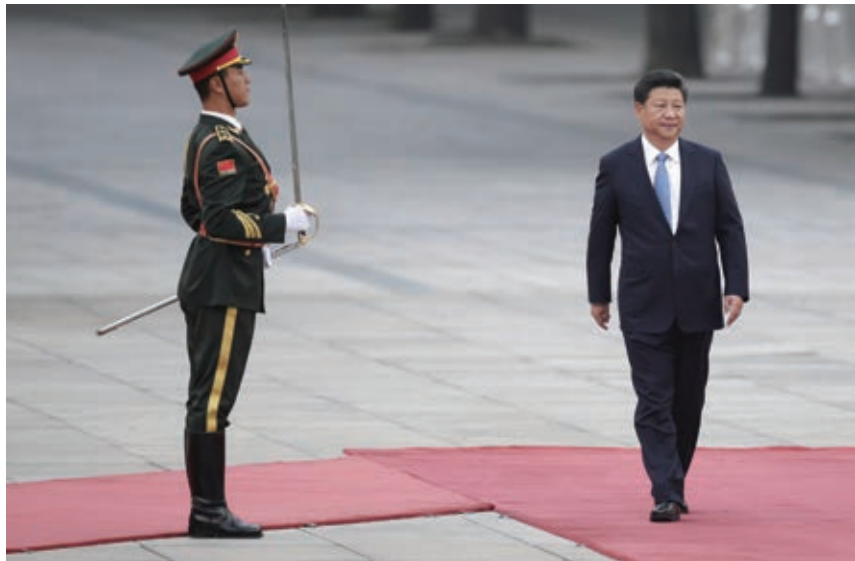
部則負責南海。¹¹ 如同過去的大軍區，這些戰區司令部轄下部隊也是來自各軍種。

共軍組織改造範圍從中央軍委會至七大軍區，涵蓋層面廣泛。

中共版的「高尼法案」？

這些改革行動不僅影響個別組織，也牽動連結共軍主要組成單位的權力動線。中共消息來源指出，這些改變後的職掌分工將構成：中央軍委會及其直屬部門負責全般管理、戰區司令部置重點於軍事作戰、而各軍種則負責建軍工作，亦即所謂「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¹² 事實上，共軍未來將建立兩條不同的指揮鏈：分別為從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以及另一條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¹³

上述改革的本質顯示，共軍將朝更模組化的美式指揮管制架構發展，未來作戰指揮官將依據各軍種訓練和裝配的單位，發展不同的用兵配套措施。更明確地說，共軍組織再造已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集眾多頭銜於一身，可見其欲牢牢掌握大權。

(Source: REUTERS/達志)

被外界拿來與1986年高尼國防重組法案後美軍推動之相關作為相比。¹⁴ 高尼法案促成了美軍指揮管制架構的澈底改變，軍事指揮權限係由總統、國防部長、下授至各地區聯合作戰司令，並且由後者負責領導各戰區的所屬聯戰部隊。¹⁵ 軍種首長則扮演諮詢角色，負責「編組、訓練和裝配」部隊。此種雙軌權限分配，似乎與共軍目前所推動的作戰與行政指揮鏈區隔的方式甚為雷同。¹⁶

儘管如此，共軍新的指揮管制體系和美式體系還是有著數項重要差異。第一，美軍聯合作戰司令部管轄涵蓋範圍遍及全

球各地，而中共的各戰區僅負責統管中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在遠離中國大陸以外地區(諸如中東或印度洋)所執行的軍事行動，就得由北京的聯合參謀部統一掌握。¹⁷ 第二，共軍維持中央軍委會做為最高軍事決策機關，並沒有設立與美國三軍統帥相同的職務。然而，如以下所要討論的，這些改革行動將大幅提高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會的地位(依據所謂「中央軍委會主席責任制度」)。第三，共軍仍然是一支列寧式的軍隊，主要責任是捍衛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不同於美軍部隊指揮官總攬所有權限，共軍仍然維持對於所



有關鍵決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政委和黨委員會體系。綜觀這些差異，共軍新的指揮管制結構，充其量只能稱為「具有中共特色的高尼法案」。

共軍組織仍存在以黨領軍的列寧思想，難以與美國高尼法案相提並論。

更廣泛軍事改革目標

共軍所推動的這項組織再造工程，僅是習近平主導之共軍更大規模轉型的一部分。目前這一回合的共軍改革作為是在2013年11月第18屆三中全會時提出，

中共高層在該次會議通過了全面性的全國改革計畫。¹⁸ 所有軍事改革作為都是全面改革計畫的一部分，因為倡議者認為，中共不可能在沒有強大軍隊的條件下，達成繁榮富足的目標。然而，建立強大的軍隊需要多項根本性改變，包含共軍規模、結構、人力資源政策、專業軍事教育制度、預算流程和國防工業基礎等方面的調整。簡言之，共產黨決定，共軍必須全面更新其「軟體」要件。

在三中全會之後，共軍開始策擬具體改革計畫。中央軍委會軍事改革領導小組由習近平親自擔任召集人，負責推動此

項工作。在學術層面上，來自軍事科學院與共軍國防大學的共軍分析人員，不但研究中國歷史經驗，同時評估外國軍隊(尤其是美國與俄羅斯軍隊)，如何針對現代戰爭進行編組。¹⁹ 在政治層面上，共軍進行大規模宣傳攻勢，以培養各級共軍幹部的改革想法。²⁰ 同時在共軍內部發動打貪反腐運動，肅清高層與非常年輕就晉升高官的貪腐行為(俗稱「打老虎」也「打蒼蠅」)。最後這項作為，正是要提醒所有共軍幹部，抗拒改革絕不寬貸。

改革計畫最後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軍委會改革工作會議中

共軍仍是一支列寧式部隊，主要職責是捍衛共產黨的統治地位。

(Source: REUTERS/達志)



獲得通過，並且於2016年1月1日公布名為〈中央軍委對深化國防與軍事改革意見〉的中央軍委會正式文件。²¹ 該文件明確指出，共軍組織改變只是5年期改革計畫的第一步。下一步則是將共軍從230萬人，裁減為200萬人（已於2015年9月宣布）。此一舉措將可能對地面部隊和非戰鬥部門人員帶來不成比例的影響。²² 中共的改革動作也將針對常備、後備、民兵和武警部隊。其他改變還包含推動軍事專業教育改革、實施新人事政策和新的軍事法律、規則與規定。²³ 所有改革工作預定將在2020年以前完成。表列所示為共軍改革目標。

確保一黨專政與絕對領導仍是共軍組織改革的最重要目標。

改革的理由

共軍組織再造可解讀為是兩大基本考量下的產物：一則加強對共軍政治控制的必要性，二則提升共軍遂行現代聯合作戰能力的迫切性。

加強政治控制。促成共軍組織改革的主要政治動機，在於中共希望加強對於共軍的文人政治控制，以及處理共軍內部包含晉升制度在內泛濫的貪腐問題。這些舉措充分呼應習近平個人對於集

共軍 2015 至 2020 年改革目標期程表		
改革領域	主題	目標期程
領導管理體制	改革中央軍委會直屬機關、軍種、後勤體系、裝備發展體系	2015 年 *
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建立雙層聯戰指揮體系、改革聯戰訓練、成立戰區司令部	2015 年 **
軍隊規模結構	裁軍 30 萬人、減少非戰鬥編制人員、降低軍官職缺、汰除舊裝備	2016 年 ***
部隊編成	調整兵力結構，優化後備部隊，減少民兵部隊	2016 年
新型軍事人才培養	強化專業軍事教育	2016 年
武裝警察部隊指揮管理體制和力量結構	調整武警指揮管制與兵力架構	2016 年
政策制度	改革人事制度、預算管理與採購制度、薪資與福利制度	2017 至 2020 年
軍民融合發展	強化軍文整合管理	2017 至 2020 年
軍事法治體系	改革軍事規定與軍法體系	尚未律定執行時間

* 雖然「輿論」傳出領導管理體制變革已在2015年完成，但直至2016年1月的第二週，中共才宣布中央軍委會的改革意見。請參見，
“CMC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Xinhua, January 1, 2016.

** 建立雙層聯戰指揮體系是在2016年1月宣布，接著在2月宣布由中央軍委會和戰區層級組成其決策中心。

*** 中央軍委會改革大綱在2016年出爐，但據共軍發言人指出，兵力裁減完成期程將會在2017年底完成。請參見，“China to Cut 300,000 Troops by 2017,” Xinhua, September 4, 2015.



2015年9月3日，在慶祝「中國人民抗日侵略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大閱兵中，於天安門廣場前接受校閱的共軍部隊。(Source: EPA/Wu Hong)

中權力的普遍趨向，以及其運用反貪腐運動做為重建共黨形象和打擊政敵的手段。從習近平掌權以來，就不斷大肆宣傳，強調共產黨對共軍行使「絕對領導」的必要性；同時成為2014年10月，中共於古田所舉行之「解放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會議主題。²⁴ 重申這項原則，顯示中共高層一直對掌握軍隊的問題深感憂慮。針對共軍內部所發動的打貪反腐運動，牽涉多名共軍高階將領，包含前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兩人後來都被開除黨籍。來自共軍內部的消息指出，過去胡錦濤只是個「傀儡」，從不曾擁有對共軍的完全控制權，而徐才厚和郭伯雄兩人則利用其權勢，使胡錦濤無法觸及各項決策，並收受大量賄款做為換取晉升的條件。²⁵

加強共產黨對於共軍的控制和解決貪腐問題，明顯有其必要性，但深究這些問題的手段，則取

決於對貪腐根本原因的診斷結果。第一個問題是共黨高層對於共軍監督不周，而其原因就在於江澤民將徐才厚和郭伯雄等貪腐將領拔擢為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而胡錦濤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時，又無法有效控制這群人。²⁶ 第二個問題則是共軍政治工作不落實，而共軍內部的共黨組織又未能發揮黨的控制力量。第三個問題則是中央軍委會、四大總部和各大軍區的共軍高階將領權力過大，對中央的命令陽奉陰違。第四個問題則是監督共軍的制度性機制遭到腐化(如晉升制度和審查人員)或喪失效能(如各單位黨委會和軍事法庭)。

這項針對共軍貪腐根本原因的診斷，說明了其組織改革方面的多個政治面向。習近平的領導風格遠比胡錦濤強勢，而且在行使對共軍的掌控權方面似乎也比胡氏更為成功。²⁷ 但如同其他的治理面向，習近平一直強調集中權力的必要性。〈中央軍委對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的意見〉文件的第一項「基本原則」就是：

「鞏固完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全面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確保軍隊最高領導權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²⁸

「軍委主席負責制」和江澤民與胡錦濤兩人可能採取的所謂軍委副主席負責制截然不同，後者在許多例行性職掌方面都是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負責處理。²⁹ 相較之下，「所有重大國防與建軍問題都由軍委主席規劃及決定」，同時「一旦下達決定後，軍委主席行使集中統一領導和對全軍的



薄熙來(左)與徐才厚皆因貪腐問題而成為中共打老虎的目標。(Source: REUTERS/達志)

高效指揮。」³⁰

改革的第二個部分是裁撤四大總部，並將其多數職掌移交中央軍委會。這項改變是要削減四大總部首腦的自主權，使其直接對中央軍委會主席負責。

改革的第三個部分則是將多個負責稽核與紀律檢查的督導機關提升為中央軍委會直屬單位，使其能更不受潛在「指揮影響力」的左右，俾發揮更高的效能。在2014年11月以前，審計局原本隸屬總後勤部，負責稽核大部分共軍的預算開支項目(因而也成了共軍體系中貪腐問題最嚴重的單位)。³¹ 中央軍委會紀律檢查委員會，未來將派遣調查小組到全國各地的共軍內部黨組織，貫徹黨對紀律的要求。由於該委員會已成為中央軍委會直屬機關，而非總政治部下轄單位，因而將具備更高獨立性與更大權限。習近平在說明共軍組織改造的

演說中，特別強調規範軍隊內部權力的重要性，他指出「決策、執行和監督權力必須澈底分立和分配，以便使其能彼此制衡，並同步運作。」³² 某位共軍專家主張，這項新的安排將「更能確保紀律檢查和審計的權限，並確保它們能獨立而公平地行使其督導責任。」³³

改革的另一個部分是提高對正式法律和規範的依賴度，明確律定軍事領導人如何執行其所負責任。這項改革被描述為轉向更標準化與系統化的工作方法，以減少指揮官的自主權(因而降低獨斷或貪腐決策的可能性)，並且建立「依法行政」的體制。中共特別在中央軍委會成立「政法委員會」，以支持這項作為，未來該委員會將負責公布規定並監督軍法系統。³⁴

強化聯合作戰。共軍組織改革的第二項重要考量，係希望提高共軍遂行現代化高技術戰場聯合作戰的能力。這點長期以來都是中共軍事計畫人員的目標，其最初係受美軍於第一次波灣戰爭成功遂行聯合作戰的啟發。³⁵ 共軍後來據此發展聯合戰役準則、成立聯合後勤體系、並進行愈來愈多的跨軍種演習。³⁶ 然而，共軍分析家認為，由於缺乏常設聯戰指管機制，加上仍以地面部隊為主體的情況下，阻礙了建立真正聯合作戰能力的進展。³⁷ 習近平自己都在2013年提及，建立聯戰指管體系應給予「重要地位」，並解釋說「共軍雖然十分重視聯戰指揮管制，但卻仍存在某些根本的問題……因而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中央軍委與戰區司令部聯戰指揮管制體系，且不應再加延遲。」³⁸

共軍對於軍事作戰與戰略環境評估的改變，提高了強化聯戰水準的訴求。在「中共軍事戰略」為



標題的2015年國防白皮書中，強調共軍須能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指出現代戰爭構成因素不斷變化的本質，至少包含了更強調網路與太空作戰，以及遠距精準打擊系統。此一白皮書亦說明來自美國，以及日本、越南和菲律賓等區域敵對國家的外在安全挑戰日益嚴重，尤其在中國大陸海洋周邊的安全挑戰更是嚴峻。這些發展意味著中共必須強化在多種領域遂行高技術聯合作戰的能力，包含建立常設聯戰指管機制等。³⁹

此次組織改革將在多個方面提升聯合作戰能力。第一是建立以中央軍委會和戰區層級為決策中心的「雙層聯合作戰指揮體系」。⁴⁰ 此一指管體系將用於平時和戰時，使中共具備在必要時快速轉換為「戰爭狀態」的能力。⁴¹ 其中一項創新作為是在北京(由聯合參謀部負責)和五大戰區設立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這些中心負有多項任務，包含策擬作戰計畫、執行全時段監控職掌、確保狀況掌握、管理聯戰演訓，以及擔任戰區司令員、軍種部隊指揮官和戰鬥部隊的通信中樞。⁴²

第二，此項改革藉由成立獨立的國家與戰區層級地面部隊指揮機關，強化聯合作戰能力。這意味著中央軍委會各部門和戰區(不再只專責陸軍事務)將成為完全「聯合作戰」組織，其編組人員將都是美軍系統中所謂的「紫帽」(譯註：美軍以紫色為聯戰人員代表色)軍官。舉例來說，中共媒體消息指出，共軍新成立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都是由來自所有軍種的人員所編成。⁴³ 儘管如此，由於中央軍委會和戰區司令部高階將領極可能仍然都是陸階軍官，因此地面部隊為主流的情況在短期內仍不會改變。⁴⁴ 驗證中共是否能逐

步建立更高效能聯戰體系的重點，就在於其能否派任海軍、空軍和二砲部隊軍官擔任聯戰指揮職務。

第三，共軍組織改革將來自所有軍種的部隊，劃歸戰區司令員調度，有助提升聯合作戰能力。過去，軍種總部對於海軍艦隊和大軍區空軍部隊僅有平時的作戰管制權(這些部隊理論上是在戰時歸由聯戰指揮官管制)。現在指揮權已完全交給戰區司令部。此外，火箭軍(過去原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所屬傳統飛彈部隊已歸由戰區司令部指揮。⁴⁵ 這將使戰區司令員能將傳統彈頭精準打擊飛彈結合聯合作戰任務，諸如遂行登島戰役或反介入作戰等。戰區司令員也很可能獲得戰略支援部隊支援，用來負責從事太空戰、網路戰和電子戰。

強化中央政治控制與提升聯戰能力是全面改革的兩大重點。

後續影響與滯礙因素

短期內，隨著新的作戰與行政指揮關係建立、新的指揮官接受責任、以及共軍人員設法瞭解在新組織架構中的角色及其未來職掌的過程中，共軍組織改革必然會衍生某種程度之組織性紛亂。同時執行之裁軍行動亦將產生進一步干擾，因為中共當局必須為10%以上的現役官兵找到新工作。⁴⁶ 共軍雖然仍須不斷因應可能出現之安全威脅，同時在未來幾年還得解決內部問題，才能實現改革目標。若然如此，人們將可預期共軍內部不會對外在導向的冒險行為有太大興趣。

然就長期而言，共軍組織改革將創造出一支更精練且效能更高的作戰組織。建立常設聯戰指管架構，加上其他改變，諸如更真實之戰鬥導向訓練、更嚴格控制共軍財務、更堅實的軍事專業教育、專責電子戰、太空戰和網路戰的戰略支援部隊、更重視海空軍的兵力結構，以及遠距精準打擊和其他戰力的預期進展等，都將提高共軍在多種領域遂行聯合作戰的信心和能力。這將對美國及其他在亞太地區遂行軍事任務的盟國軍隊，造成全新且更為複雜的挑戰。

然而，未來仍有多個理由可以質疑組織改革對於共軍作戰效能可否產生正面影響，尤其就提升聯合作戰能力方面。未來共軍潛在的滯礙因素將包含：

- 地面部隊主導。如前所述，基本聯戰職務(和中央軍委會)在初期絕大多數仍將由地面部隊軍官擔任。這會產生陸軍觀點、利益和偏好等問題，仍將阻礙建立真正聯戰部隊的各項作為。未來主要仍取決於共軍能否透過諸如聯戰專業軍事教育、聯戰職務調整和軍種職務輪調等方式，培養共軍內部的聯戰程度。
- 軍種間的對立。如同任何現代化聯戰部隊，資源與影響力競爭可能阻礙不同軍種間的有效合作。⁴⁷ 由於中共經濟成長持續趨緩，使各軍種必須爭取有限的預算資源，此種情況尤其可能發生。
- 缺乏實戰經驗。中共採取多項建立可恃聯合作戰能力的必要步驟，包含發展聯戰準則、遂行聯戰演習，以及建立聯戰指管架構。然而，缺乏執行實際聯合作戰行動的經驗，仍將限

制共軍部署強大聯戰部隊的能力。⁴⁸

- 列寧式軍隊特質。共軍保留了许多用於維護共產黨對軍隊控制的特質，諸如中央軍委會(該委員會技術上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所屬機關)、政委和共黨委員會等。事實上，這項組織改革一直強調強化共產黨「絕對領導」的必要性。維護共黨指導和完整的必要性，將降低各級指揮官的彈性和自主性，尤其在作戰層級更是如此。

考量上述潛在的滯礙因素，以及對改革無法排除的重大不確定性，目前根本還難以確定組織改造對於共軍作戰效能的可能影響。不僅如此，一如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所言，這項組織改革的最終效應，可能得到其2020年正式完成時限才能看得出來。⁴⁹ 這點其實不足為奇，因為就算美軍在高尼法案實施後，也花了三十年時間去不斷精進其遂行聯合作戰的能力。因此，共軍目前的改革作為同樣可能是一項沒有終點的長期性世代演進過程。

中共的聯戰改革仍面對體制面諸多難以克服的重大障礙。

作者簡介

Phillip C. Saunders博士係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共軍事研究中心主任。

Joel Wuthnow係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共軍事研究中心研究員。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s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相關論述，請參見，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chapter 4.
2. 內容請參見，Kenneth W. Allen, "Introduction to the PLA's Organizational Reforms: 2000–2012," in *The PLA as Organization v2.0*, ed. Kevin Pollpeter and Kenneth W. Allen (Vienna, VA: Defense Group, Inc., 2015), 12–78.
3. 內容請參見，Kenneth W. Allen, "Introduction to the PLA's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PLA as Organization, Reference Volume v1.0*, ed.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D. Yang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2), 1–44.
4. 初步分析改革的精闢見解請參見，David M. Finkelstein, *Initial Thoughts on the 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 of the PLA* (Arlington,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2015), available at <www.cna.org/cna_files/pdf/DOP-2016-U-012560-Final.pdf>; and Kenneth W. Allen, Dennis J. Blasko, and John F. Corbett, Jr., "The PLA's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at Is Known, Unknown, and Speculation (Part 1)," *China Brief* 16, no. 3 (February 4, 2016), available at <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5069&tx_ttnews%5BbackPid%5D=25&cHash=99759e945776c89e45d3416a25ad4e39#.VrnIPpNR_RY>.
5. "Expert: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Key to Win Wars," *PLA Daily*, January 6, 2016,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news-channels/pla-daily-commentary/2016-01/06/content_6846500.htm>.
6. Allen, Blasko, and Corbett, Jr.
7. "China Reshuffles Military Headquarters," Xinhua, January 11, 2016,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1/11/c_134998692.htm>.
8. 中文的「戰區」在英文有多種翻譯方式，包含「battle zones」、「war zones」和「strategic regions」。本文使用「theater command」是權威中共英語官媒所使用的詞彙。
9. "China's Military Regrouped into Five PLA Theater Commands," Xinhua, February 1, 2016,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2/01/c_135065429.htm>.
10. "Army Adjustment and Establishment Completed in Five Theater Commands," *PLA Daily*, February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news-channels/china-military-news/2016-02/04/content_6890499.htm>.
11. "Experts: The Five PLA Theater Commands Have Clear Goals, With the Southeast Coastal Front Being the Key Link of Future Military Operations" [專家：五大戰區目標清晰 東南沿海是作戰重點], *Global Times* [環球時報], February 2, 2016, available at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02/8489177.html>>.
12. "CMC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 Xinhua, January 1, 2016,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
13. "Army Adjustment and Establishment Completed in Five Theater Commands," *PLA Daily*, February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news-channels/china-military-news/2016-02/04/content_6890499.htm>.
14. Finkelstein, 18.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contents and impact of the Goldwater-Nichols Act on the U.S. military, see James R. Locher III, "Taking Stock of Goldwater-Nichols," *Joint Force Quarterly* 13 (Fall 1996), 10–16; and James R. Locher III, *Victory on the Potomac: The Goldwater-Nichols Act Unifies the Pentagon*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2002).
15. 相關正式權責請參見，Joint Publication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March 25, 2013), available at <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l.pdf>. See especially II-9, which defines the oper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comm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U.S. military.
16. 事實上，共軍研究人員將美俄兩國的聯戰指揮體系納入討論，以因應共軍指管架構的變革。案例請參見，Xu Sanfei, "Seizing Opportunities to Speed the Pace of Reforms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Army Building" [抓住時機加快改革步伐關係軍隊發展和未來], *PLA Daily* [解放軍報], May 28, 2014, avail-

- able at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28/c83083-25075239.html>>.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an interview with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president General Liu Chengjun. See also Wang Xiaohui, "What Strategic Preparations Must the PLA Take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轉型期中國軍隊要做哪些戰略準備], *National Defense Reference* [國防參考], October 27, 2015, available at <www.81.cn/jmywyl/2015-10/27/content_6741609.htm>. Senior Colonel Wang i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L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s Strategic Research Department.
17. "PLA Sets Up Overseas Operations Office to Strengthen Overseas Rapid Reaction," *PLA Daily*, March 25, 2015,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news-channels/pla-daily-commentary/2016-03/25/content_6977517.htm>.
 18. 三中全會的內容，請參見，"Xi Explains China's Reform Plan," Xinhua, November 15, 2013,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11/15/c_132891949.htm>.
 19. 詳細內容，請參見，David Liebenberg and Joel Wuthnow, "Navigating the Dangerous Shoals: An Overview of the new Period of China's Military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CAPS-RAND-NDU PLA conference, Arlington, VA, November 22, 2014.
 20. 例如，共軍在2014年8月對所有人員下達一項通報，鼓勵所有人支持改革。請參見，"Resolutely Support Reform, Proactively Reinforce Reform, and Consciously Dedicate Oneself to Reform" [堅決擁護改革積極支持改革自覺投身改革], *PLA Daily* [解放軍報], August 11, 2014, available at <www.81.cn/jfjbmap/content/2015-11/29/content_130601.htm>.
 21. "CMC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22. 有關共軍先前兵力裁減討論，請參見，Allen, "Introduction to the PLA's Organizational Reforms," 34.
 23. 在共軍軍語中，此亦稱為「正規化」過程。內容請參見，Thomas A. Bickford, "Regularization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ian Survey* 40, no. 3 (May-June 2000), 456-474.
 24. "Xi Stresses CPC'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Army," Xinhua, November 1, 2014,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4-11/01/c_133759418.htm>. 亦請參見，James Mulvenon, "Hotel Gutian: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29,"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6 (Winter 2015), available at <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lm46jm.pdf>.
 25. Cheng Li, "Promoting 'Young Guards': The Recent High Turnover in the PLA Leadership,"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8 (Fall 2015), available at <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lm48cl.pdf>; Minnie Chan, "Hu Jintao's Weak Grip on China's Army Inspired President Xi Jinping's Military Shake-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1, 2015, available at <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734663/hu-jintaos-weak-grip-chinas-army-inspired-president-xi-jinpings-military>; "Major General Broke the News: Xu Caihou Went Over the Head of Hu Jintao to Sell a Military Region Command for Twenty Million" [少將爆料：架空胡錦濤徐才厚標價賣官 大軍區司令兩千萬], *Singtao Ribao* [星島日報], March 10, 2015, available at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5-03-10/world1425970399d5474726.html>>.
 26. 除了上述報導，中共媒體報導亦宣稱胡錦濤很少到其位於中央軍委會的辦公室，而習近平則是每週至少會有半天時間處理軍事議題。
 27. Nan Li, "The Top Leaders and the PLA: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Jiang, Hu, and Xi," in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ed.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0-140.
 28. "CMC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29. Sun Chiaye [孫嘉業], "Who Is Responsible on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中央軍委誰負責?], *Ming Pao* [明報], January 29, 2015, cited in James Mulvenon, "The Yuan Stops Here: Xi Jinping and the the 'CMC Chairman Responsibility System,'"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7 (Summer 2015), available at <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lm47jm.pdf>.



30. Mulvenon, "The Yuan Stops Here."
31. Minnie Chan, "Xi Jinping Shifts Control of PLA Audit Office to Military's Top Decision-making Bod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7, 2014, available at <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633802/xi-jinping-shifts-control-pla-audit-office-militarys-top-decision-making>.
32. "Xi Urges Breakthrough in Military Structural Reform," Xinhua, November 26, 2015,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5-11/26/c_134859089.htm>.
33. "Military Experts Interpret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軍事專家解讀國防和軍隊改革], Xinhua, November 27, 2015,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5-11/27/c_1117287443.htm>.
34. "CMC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35. Dean Cheng, "Chinese Lessons from the Gulf Wars," in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ed.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and Roy Kamphausen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1), 153–200.
36. 案例請參見, Kenneth W. Allen et 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verview and Challenges*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2002); Dean Cheng, "Zhanyixue and Joint Campaigns," in *China's Revolution in Doctrinal Affairs*, ed. James Mulvenon and David M. Finkelstein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2005); and Mark Cozad, "PLA Joint Train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Expeditionary Capabilitie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anuary 21, 2016, available at <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testimonies/CT400/CT451/RAND_CT451.pdf>.
37. 共軍軍事科學院2013年版的軍事戰略學指出,地面部隊由四大總部集體管理的方式,已經愈來愈「不利」於建立聯戰指管架構。Se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戰略學] (Beijing: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2013), 201.
38. "Xi Jinping: Build a Modern Military Power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習近平: 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People's Daily* [人民日報], August 31, 2014,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31/c_1112295195_2.htm>. The article provides quotes from Xi's remarks on military reform, made on December 27, 2013.
39.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中國軍事戰略], PRC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May 2015, available at <www.mod.gov.cn/affair/2015-05/26/content_4588132.htm>.
40. Ibid.
41. "Zhang Junshe: Creating New Theaters Better Protects National Sovereignty" [張軍社: 重新劃設戰區可更好維護國家主權], China National Radio, February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military.cnr.cn/gz/20160201/t20160201_521303310.html>. Senior Captain Zhang is vice president of the PLA Naval Research Institute.
42. "Starting with a New Style Under Fluttering Red Combat Banners—Observing the New Theater Commands" [開局新風起 獵獵戰旗紅—東南西北中五戰區成立伊始見聞新華網], Xinhua, February 2, 2016,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2/c_1117973365.htm>.
43. Ibid.
44. "China's Military Regrouped Into Five PLA Theater Commands," Xinhua, February 1, 2016,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2/01/c_135065429.htm>.
45. 核武部隊似乎仍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掌握。
46. 須知,中共當局一直要求國營企業提供共軍退役人員就業機會,設法降低裁軍的混亂。"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t Allowed to Refuse Veterans," *PLA Daily*, December 29, 2015,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news-channels/china-military-news/2015-12/29/content_6835935.htm>. 然而,這種要求將會與大多數的國營企業在商業利益上相衝突,有可能會遭遇阻力。
47. 相關發展論述,請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Interservice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al Roles of the Armed Servi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no. 1 (March 1961), 40–52.
48. 請參見, Phillip C. Saunders, "The PLA and Contingency Planning in China,"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ontingency Planning in China*, ed. Andrew Scobell et al.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15), 1–4.
49. Finkelstein, 18.